

搶救歷史經典 技藝泉城薪傳

修復古籍半世紀 傾囊相授育新人

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中心附設的山東傳習所日前在泉城濟南揭牌。69歲的潘美娣在山東省圖書館現場收徒，接受新收弟子的敬茶獻花。這一天，潘美娣身穿紅色毛衣，笑得格外燦爛。她告訴本報記者，從業51年，很高興看到古籍修復工作日益受到各方重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實習記者 趙銳 山東報道



潘美娣在古籍修復過程中一絲不苟。
賴大濠攝



山東傳習所揭牌暨拜師儀式日前在山東省圖書館舉行，潘美娣(中)現場收徒。
殷江宏攝

自十八歲至今，她已記不清曾經忙碌過多少日日夜夜，亦數不清曾經搶救過多少瀕危失傳的古籍。儘管歲月染白了她的頭髮，但在古書的陪伴下，賦予了她更多的氣定神閒與從容優雅。她說：「從事這行一定要有責任心，古籍修復是不可逆的，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要經過我們的手，延續它的生命。」

片言隻字都是寶

1963年潘美娣被分配到上海圖書館，師從曹有福先生學習古籍修復。由於南北氣候差異，古書受損情況不同，修復方式亦有區別，故古籍修復素有南北派之分。「曹先生是有名的南派高手。當時老先生已經73歲，一個人住在上海，帶徒弟也是用很傳統的方式。」能夠近距離跟隨曹先生學習，潘美娣覺得非常幸運。次年，她

被派到北京圖書館，又在北派高手張士達門下學習兩年。融合兩派所長，潘美娣的技術更為完善。

潘美娣說，老先生視書如命的態度和對古籍修復的嚴謹作風經常讓她感動。有一次，她在重修一本宋刻本時，發現書口上竟有前人未曾發現的刻工名字。她把這個小發現告訴當時的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顧先生竟然十分激動，以至聲音有些顫抖：「這個發現十分重要，是確定此書版本歸屬的又一有力證據。」此時的潘美娣第一次切實感受到了「古籍修復無小事，片言隻字都是寶」的道理。這句話，也成為她長久遵循的信條。後來，顧廷龍對管書庫的同事明確表示：「以後館裡面的等級藏品，都交給小潘修。」彼時，潘美娣才二十多歲。

古籍修復獲國家重視

修復古書的同時，潘美娣也像她的老師一樣培育古籍修復人才。如今的她，已是桃李滿天下。談及山東圖書館新收的這幾名弟子，潘美娣面帶微笑說：

「他們每一位都是本科或研究生畢業，對古文獻和歷史知識有一定掌握，如果好好加以調教，將來成就肯定能超過我。」

據悉，2014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開展了傳習中心附設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試點工作。根據古籍保護工作實際情況，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選取天津、山東、遼寧、甘肅、雲南五地作為首批試點，建立傳習所。

潘美娣表示，當今古籍修復人才培養和工作條件已比過去好了很多。之前主要是通過師徒的形式，手把手相傳，再自己體會領悟。當時全國所有的古籍修復人才不足百人，高端人才則更為稀缺。自2007年以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開始以潘美娣等人作為導師，對相關人才進行培訓。目前為止，全國已有六七百位高素質人才得到系統專業的古籍修復技藝教育。

隨着科技的進步，古籍修復設備亦得

到改善。以「壓書」為例，之前只能用一些石頭壓着，工序繁瑣且效果差，而現在配備了專業壓書機，「壓書」工作就變得省事許多。但現代化的設備只能作為輔助，古籍修復仍以傳統手法為主。一把刀、一支筆、一瓶漿糊，幾乎構成了潘美娣的整個古籍修復世界。

「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不能在你的手裡弄得面目全非，一旦壞了，就沒有了。」潘美娣說。



潘美娣接受新弟子的敬茶獻花，滿懷欣喜。

無懼古書傷害 修復陪葬書磚

51年的古籍修復生涯，潘美娣見過各種「受傷」的古籍，也曾為古籍所傷。「其實古籍是很脆的，發霉的古書很可能造成皮膚過敏感染。」潘美娣的鼻樑下，仍能看到一道淺淺的傷疤，這是一年前在中山大學修復古籍時留下的。對於修復後的書籍給後輩帶來甚多寶貴的參考價值，拙於表達的潘美娣只說了一句話：「修復完覺得特別有成就感。」當時，潘美娣被化學試劑傷到臉，加上細菌感染，半張臉過敏紅腫，鼻樑下

被眼鏡架磨損的皮膚則傷口感染，連醫生看到之後都有些慌神，經過半個多月不間斷的緊急治療，才慢慢得以康復。

而潘美娣印象最深的兩次古籍修復，都和屍體有關。第一次是1972年上海嘉定明墓出土的一套唱本，由於是陪葬品，所以與墓主的屍身放在一起。面對這套受到腐爛屍體血水浸泡的「硬崩崩」書磚，潘美娣並未像其他女性一樣驚懼，反而覺得很有挑戰性。她和復旦大學的一位老先生，像蒸包子一樣把唱

本放到蒸鍋裡去蒸，再一頁頁的揭下來，整整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才完成。

霉書嚇跑眾人

第二次則是1984年，文物工作者在太倉古墓的蓋棺布上發現了四塊霉變、腐爛十分嚴重的「牛糞」狀「餅子書」。潘美娣依然清晰記得，當時，「餅子書」剛拿到修復室時爆發出極端刺鼻的惡臭，把她們所有人都嚇傻了，大家從修復室一轟而出。

教育改變命運 贛博士縣人才湧現



18歲的陳後希望通過讀書找到一份好工作，改變自己及家庭命運。

江西東大門玉山縣自1949年建國以來，培養出600多位博士，發生了許多用教育改變命運的平凡故事，也催生了反哺情深的赤子之心。當地教育工作者孜孜不倦的導人向學，更演繹了一段歷久彌新的教育傳奇，成為享譽民間的「中國博士縣」。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黃慧 實習記者 牛琰 江西報道

「如玉之潔，如山之高，山清水秀，地靈人豪。」嶺南派畫家柳子谷晚年時曾為家鄉玉山縣如是題寫。有關「地靈人豪」，在玉山一中有着集中體現。這裡是數百位博士的母校，是當地人眼中神聖的「博士搖籃」。李雲生擔任玉山一中校長已有14年。他認為，玉山教育成功的秘訣在於：一是當地政府高度重視教育，二是玉山民間尊師重教的風氣很濃，三是玉山幾代教育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這三者少一點都不可能成就玉山教育。

少年立志讀書出鄉關

18歲的陳後就讀於玉山一中的高三7班，成績在全校名列前茅，今年暑假還參加了北京大學自主招生優秀高中生夏令營。他是一個比較靦腆的男孩，穿着樸素。他告訴記者：「我們家是農村的，讀書是我們的主要出路。媽媽陪讀，照顧我們兩兄妹的生活，爸爸打工賺錢養家。」

「我們村有個博士，通過讀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讓我過上了好生活。我爸爸經常用這個例子來鼓勵我們。雖然爸媽沒有給什麼壓力，但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更高。」談及榜樣，陳後笑着說，他從小就立志好好讀書，去大城市找一份工作，為父母減輕負擔。

數十載美名眾口相傳

在江西提及博士縣，人們就會想到玉山縣。玉山縣教體局督學室書記鄭翠谷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玉山的「中國博士縣」稱號，應該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江西本土媒體在玉山採訪時發現，玉山人才輩出，湧現了大量博士，遂賦予其「中國博士縣」的稱號。幾十年來，來自民間的「中國博士縣」，一傳十，十傳百，享譽民間。

玉山的600多名博士中，有建國後首批18名博士之一的黃朝商、中國胸外科奠基人之一黃家驊、中國航空航天醫學開拓者之一張祖德……他們中有很多是出自同一家庭的父子博士、夫妻博士、兄弟博士。岩瑞鎮橫塘村劉家爐的三名子女都是博士，其中，大兒子劉斌是北大博士，二兒子劉剛是清華博士，小女兒劉琳是同濟大學博士。

未學知識先感恩 他鄉拚搏不忘根

在與玉山一中眾多校友交流之後，李雲生校長有了這樣的總結：「玉山學子雖然在外面發展，但是忘不了根。」他說，這跟教育有一定的關係。作為學校，玉山一中將感恩教育作為素質教育的內容，讓學會感恩成為成長的必備素質，使學生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在培養學生這一塊，首先是從情感開始，而不是從知識開始。

「小的時候想着怎樣過更好的生活；在外面過得久了，就會想着家鄉。這是一個成長的過程。」40歲的肖孝輝在電話中告訴記者。他是浙江師範大學副教授，也是玉山眾多博士中的一員。

寒門成才 故鄉反哺

肖孝輝的老家在樟村鎮南源村，當年為供他讀書，父親替人耕田，母親養豬、牛，兩個姐姐只能輟學。肖母回憶，肖孝輝讀大學時，就做家教賺錢，很少向家裡要錢。「我們現在走出去，是為了完成人生的資本或其他積累，為家鄉作出更大的貢獻。我們每個人都有家鄉的概念，到一定的時候都會回來。」肖孝輝感慨的說。肖母開心地稱：「我們現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兒子給的，每年都會用上兒子一、兩萬塊錢。兒子一年回來四、五次，他今年還接我們去浙江過年了。」

雙元村的博士吳伯增也在老家建了新房子，還將老母親接到城裡安享晚年。該村村委主任劉樹福說，吳伯增還捐了8萬元為村裡建學校，還捐錢為村裡修路。



肖孝輝的母親以博士兒子為傲，連稱兒子給了自己幸福的生活。
王逍攝



玉山縣內的交通主幹線名叫「博學大道」，寄托着玉山人對教育的敬重和理想。
王逍攝